

被毒品囚禁的靈魂

台灣戒毒者的天人交戰 撰文/王一芝

台北，人潮困集的東鬧區，雖已入秋，炎夏的氣息，仍在城市街頭瀰漫。

六十九年次的阿緯，不同於以往招呼客人的熱絡與機靈，眼神渙散、一臉疲憊地呆坐在自家開設的水果商行內，提不起半點勁兒。突然間，阿緯的精神為之一振，噙著止不住的鼻涕和眼淚，像無頭蒼蠅般到處翻箱倒櫃，只為尋得能解他錐心之痛的「海洛因」。

三個月前，抱著不讓年輕留白的好奇心態，阿緯接過朋友手中那根放了白粉的香菸，心想，才這麼一點點，應該不致於上癮，便狠狠吸了一口，誰知那感覺卻噁心得令人作嘔，絲毫沒有快感可言。不信邪的他，又抽了一支，這一次是嘗出味道來，卻也一發不可收拾地上了癮，飯可以不吃，水可以不喝，但絕不能不吸海洛因。

執著於海洛因帶來的極苦與極樂，阿緯將自己的人生擱置在幻境之中。三個月內新台幣二十五萬的龐大開銷、明顯衰退的體力，以及良知的譴責，曾讓阿緯不止一次萌生自己戒毒的念頭。無奈，自制力不夠，一旦身體記起過去使用海洛因飄飄然的感覺，告訴自己這是最後一次，一切又會前功盡棄。就這樣，阿緯落入戒了又吸、吸了又戒的循環泥沼中，徬徨，不知道未來。

「帶我去戒毒吧！」徘徊在良知與毒品強烈需求下的阿緯，終於忍不住向母親求救。被送到民間宗教戒毒所三次，阿緯每一次都能順利在七天之內，戒掉生理的藥癮，不過，蠢蠢欲動的毒蟲，卻始終在心底流竄，阿緯悠悠地說：「我絕不會再去找毒品來使用，但如果朋友拿給我，我可不敢保證。」

“毒”害一生

藥物濫用(俗稱為吸毒)，指的是精神刺激物質(Psychoactive Substance)的非醫療使用，這種精神刺激物質就像腦內巫師，能阻斷大腦與外界的聯絡，改變腦內的意識形態，產生感官快感，有過一次經驗，通常很難拒絕第二次。不過，為了重獲第一次的快感，使用者也必須更加頻密，更大量的吸入藥物，長期使用之後，生理與心理產生依賴，自然容易沉溺其中而無法自拔。

藥物濫用不僅會上癮，還會對身體帶來不可逆的傷害。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局長李志恆指出，海洛因吸多了會抑制呼吸中樞神經，有暴斃的危險；而安非他命會對心臟血管造成負擔，引發中風的危機；俗稱快樂丸的MDMA則有迷幻作用，容易造成意外事故。

事實上，一旦上了癮，吸毒者要面對的不止是身體的損害，最可怕的莫過於既痛苦又冗長的戒毒過程。除非是靠自己的意志力，在家自行戒毒，要不就是被送到監所或醫院戒治，實施強制隔離或強制療程。

而戒毒之難，環境是最大的誘惑。上文中，阿緯的戒毒困境，就是吸毒者的最佳寫照。真正的戒毒，是戒掉心毒；心毒戒不掉，生理的毒癮隨時有機會捲土重來。安非他命、海洛因、搖頭丸，直接使人迷失；而社會環境、工作壓力、人際關係，卻也間接使人茫然…。

若不想失去健康，就應斷然的拒絕毒品誘惑。

吸食毒品
猶如蠟燭燒兩頭
人家正青春
你卻已遲暮...

洪敬超老師編輯